

辛亥香山起義紀實

劉居上*

1911年的香山起義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8-9月間已經醞釀發動，它是以香山籍同盟會員為主的革命黨人在澳門策劃發動的。武昌起義成功後，香山革命黨人奉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總支部之命，於同年11月上旬在小欖、前山、石岐三地先後發動起義。香山成為省內最早光復的縣城，香山的三支民軍隨即奉命組成“香軍”進駐廣州，支援廣州的總起義，其後還參與了孫中山領導的北伐戰爭。

1911年8月，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總支部在澳門南灣街41號召開緊急會議，根據孫中山的指示，決定策動香山起義。與會者有香山人鄭彼岸、林君復、林警魂、蕭楚碧、蕭叔鸞、鄭仲超、劉卓棠，東莞人莫紀彭、何振及湖南籍的新軍營長任鶴年。會議為起義制訂出周密的行動計劃，還編製了聯絡暗號——

問：“從哪裡來？” 答：“中國人。”
問：“甚麼職業？” 答：“辦中國事。”

與會者記憶猶新：十六年前，以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就曾籌劃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以推翻帝制為目標的廣州起義。孫中山的摯友陸皓東於此役壯烈犧牲，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孫中山語）。

陸皓東(1868-1895)，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孫中山少年時代好友，曾與孫中山一起為破除村民迷信搗壞北帝神像而被逐。其後，孫中山到了香港讀書，陸皓東則遠赴上海學電報，畢業後任蕪湖電報局領班，旋又返回家鄉，常與孫中山商討推翻清朝大計。

1892年7月，孫中山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同年9月，應邀前往澳門鏡湖行醫，不久即因醫術精湛、醫德高尚和為窮人贈醫送藥而聲名遠播，“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就診者戶限為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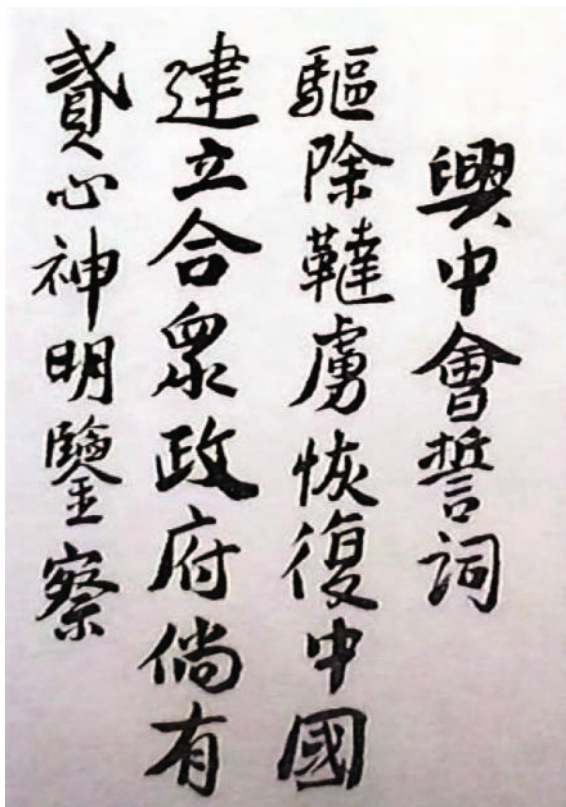
然而，在孫中山看來，醫術祇是“入世之媒”。清廷於1885年在中法戰爭中暴露的腐敗無能，已令孫中山萌生推翻清廷之想：“醫術救人所濟有限，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惡劣政府不可。”

其時正值《盛世危言》出版前後，受鄭觀應影響，孫中山也曾想過：清廷若肯接受維新主張，從此改弦易轍，中國或許還有一絲希望，何不給它一個機會？為此，他決定向主政的洋務派大臣李鴻章上書。

1893年1月，〈上李鴻章書〉寫成，孫中山在此文中主張學習歐洲各國“富強之本”，以收“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之效。

為慎重起見，在翠亨孫宅的書房裡，孫中山與陸皓東兩人反復推敲，又跑到香港請陳少白提意見，最後，孫中山親自登門，向蟄居澳門的維新派理論家鄭觀應求教。

* 劉居上，1941年出生於澳門，長期在中山生活，任職教師、廠長、報社負責人和公務員，退休後定居澳門；現為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中山市非物質文化保護中心顧問；已出版文學、歷史、民俗研究類著作共二十八種。



興中會誓辭

鄭觀應對孫中山的“上書”十分關注，他把孫中山引薦給維新派思想家、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王韜，請他為書函潤色。鄭、王兩人又分別寫信給李鴻章的幕僚盛宣懷、羅豐祿，為孫中山疏通進見李鴻章的門徑。

1893年夏，孫中山偕同陸皓東遠赴天津求見李鴻章。李鴻章此時正為中日之戰即將爆發而發愁，對孫中山的上書不予理睬。至此，孫中山祇能拋棄幻想，從此走上武裝起義推翻清朝的道路。

1893年冬，孫中山與陸皓東、尤列、鄭士良、陳少白等聚會廣州南園抗風軒，醞釀成立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的團體，但因與會人數太少，團體未能成立。

孫中山轉而寄望素有愛國愛鄉傳統的海外華僑。1894年10月，孫中山在鄭觀應的協助下辦妥護照，從上海出發，經日本抵達檀香山。

知弟莫若兄，孫中山的大哥孫眉對弟弟的革命主張表現出極大的理解與支持，經他穿針引線，孫中山與華僑頻繁接觸，反復揭露清廷的腐朽殘暴，呼籲集結團體，共謀救國。

11月24日，二十多位讚同孫中山主張的華僑在檀香山成立反清秘密團體興中會。孫中山為興中會執筆撰寫〈章程〉，制訂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隨後，孫中山返回香港，先與陳少白、陸皓東、鄭士良碰頭，再與楊衢雲、謝纘泰等領導的反清團體輔仁文社磋商。1895年2月21日，興中會總會在香港成立，總會設於中環士丹頓街13號，對外以“乾亨行”名義作掩護。興中會的成立，標誌着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與康、梁為首的保皇派的徹底決裂。

3月16日，興中會總部決定發動廣州起義，公推孫中山為總指揮，決定香港方面由楊衢雲負責；廣州方面由陸皓東負責；委託陸皓東設計青天白日起義軍旗。會後，孫中山與陸皓東、鄭士良等在廣州雙門底王氏書舍設立“農學會”作總機關，指定陸皓東負責聯絡防營、水師和附城一帶的會黨和綠林豪傑，對清軍進行策反；孫中山則連夜趕回香山發動民眾參加起義。

8月底，起義準備大體就緒。其時，由於甲午戰爭失利，清廷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舉再次激發了全國的義憤。孫中山認為，起義時機成熟了。興中會總會決定，是年10月26日（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在廣州發動起義。

當時的形勢是：廣州城外的三元里的團防，西江、北江、汕頭、香山、順德的綠林，都表示要參加革命，在城內的聯防和水師中也不乏支持者。孫中山等制訂的起義計劃大致如下：香港方面組織三千人在初八晚乘船往廣州，並用木桶裝載短槍充作水泥瞞過海關，抵達廣州後，取出槍枝彈藥進攻城內重要衙門；四鄉綠林則展開全面攻擊，希望一舉攻下廣州，然後揮師北上。

沒想到，關鍵時刻風雲突變。先是運送槍械不慎，被海關搜獲了一批手槍。繼而發生洩密：

起義人員朱琪的哥哥怕受牽連，急向清廷告密。與此同時，港英當局也把截獲槍械一事迅速通知了兩廣總督。

留在香港的楊衢雲懵然不知，直到重陽節清晨，才覺察不妥，急電孫中山“貨不能到，延期兩日”，孫中山回電“停止出師”，但已無法與起義人員取得聯繫了。此時，滿載起義人員的船隻早已開出。而在廣州，清兵的大搜捕已經開始，船隻剛靠岸，立刻遭到伏兵的圍捕，朱貴全、丘泗等四十多人當場被捕。

陸皓東聞訊，立即安排機關轉移，他自己最後一個離開；走到半路，他想起黨員名冊，決定立刻返回處理，同行同志極力勸阻，他堅決回答說：

“黨員名冊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名冊株連，我黨豈尚有餘類？我個人冒生命危險去保全多數同志，實分內事。”言畢，毅然返回。他剛到機關，軍警接踵而至，祇來得及把名冊點燃燒燬。

在南海縣公堂，陸皓東拒絕下跪，清吏用盡釘指、鑿齒等酷刑逼供，都無法令他供出同黨。最後，陸皓東被折磨得血肉模糊，三番四次死去活來。

陸皓東寧死不屈，拒不開口。最後，他索來紙筆，寫下了〈絕命書〉，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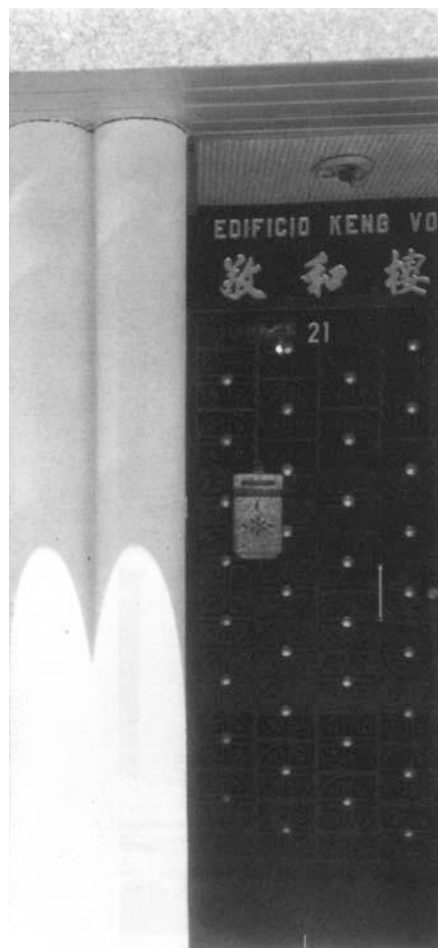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亨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興中會。圖為會員秘密宣誓的地方（李昌住宅）。



昔日的鏡湖醫院



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荊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何從也。

居滬多年，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為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

蓋務求驚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醜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即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楊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尤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為恩澤乎？

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滿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為我漢人當頭一棒。

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五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11月7日，陸皓東與朱貴全、丘泗一起昂首走向刑場。其時，他祇有二十七歲。

廣州首義甫經發動即告失敗，但正是它揭開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序幕，封建帝制的喪鐘很快就要敲響了！

廣州首義失敗後，孫中山輾轉逃出廣州，27日回到澳門。此時，清廷已對孫中山發出通緝令。眼見形勢嚴峻，孫中山的葡籍好友飛南第挺身而出，成功掩護孫中山喬妝離開澳門，於29日抵達香港。

孫中山脫險後，飛南第為向世人宣揚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在他主編的《鏡海叢報》上首家披露起義消息；為使世人認識這位年輕的革命家，還於頭版刊出孫中山撰寫的〈農學會序〉全文；三天後，再在葡文週刊《澳門回聲》刊出報

導孫中山醫術高明、曾在澳門行醫濟世的文章。

11月12日，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在飛南第陪同下抵達日本神戶，隨即以斷髮改裝的方式表示與清廷誓不兩立。

舟過神戶時，孫中山在報紙上讀到一則“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的新聞，對陳少白說：“‘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革命”一詞自此沿用至今。

其後，孫中山轉赴橫濱，在華僑和留學生中廣泛開展宣傳，不久即成立興中會橫濱分會。隨後，孫中山遠赴檀香山及美國本土、歐洲乃至南洋等地宣傳、籌款，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新階段。

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中國北方迅猛高漲。同年6月，孫中山、楊衢雲、鄭士良等從橫濱秘密潛回香港，聚集在一艘舢板上開會，在這次會議上，孫中山等決定立刻策動惠州起義，由鄭士良具體執行。

惠州起義在三洲田發動後，由於眾寡懸殊，補給不足，很快就被鎮壓。於是，孫中山重回日本，繼續在華僑會社和留學生團體中做工作，以圖集結革命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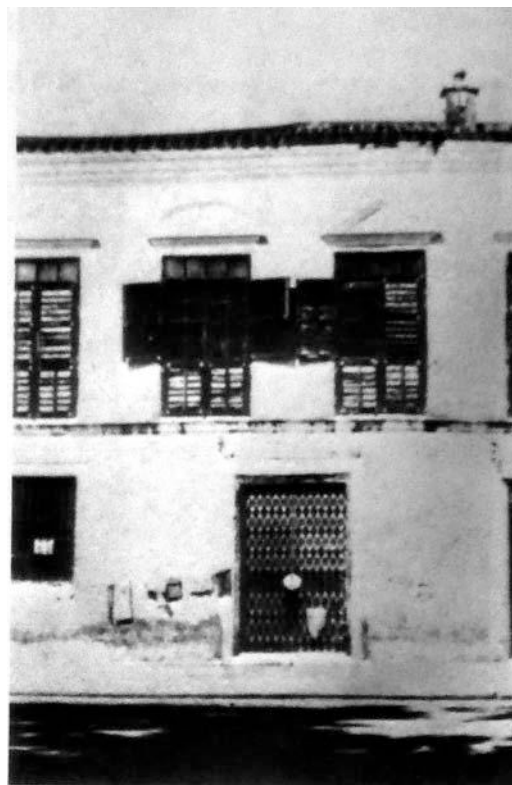
經孫中山倡議，興中會、華興會、復興會、科學補習所等反清團體於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一致通過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會上，孫中山被公推為總理、黃興為副總理。

其後，孫中山愈挫愈奮，先後發動萍瀏醴起義、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雲南河口起義、廣州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一次接一次的起義，猛烈地搖撼着大清帝國的根基。

1911年（農曆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在中國延續二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終被撕開決口，各省雲起回應，熊熊烈火燃遍神州大地。



孫中山曾租用仁慈堂右側之寫字樓為診所



南灣街41號原貌



澳門草堆街80號今貌



濠鏡閱書報社遺址

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美國為革命籌募經費。10月12日，孫中山才從報紙上獲悉革命軍佔領武昌的消息。此時，舉國軍民都在企盼孫中山回國，武昌革命黨人甚至已用孫中山的名義貼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的佈告，孫中山於是義無返顧地於1911年11月下旬從法國乘船回國。

廣州首義失敗後，十六年來，孫中山一直在海外奔波，留在國內的同志也沒有閑着。革命黨人利用澳門不受清廷直接統治的有利條件發展組織，進而向廣東及內地滲透。

1905年9月8日，孫中山委派馮自由、李自重到廣州、香港、澳門一帶“聯絡同志”組織同盟分會，主盟接收會員。香港同盟會成立後，1906年，馮自由派遣劉樾航、阮亦周、劉思復等到澳門活動，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開設“樂群書室”，同時用作同盟會澳門分會的會址。

同盟會在澳門的活動十分活躍。會員黃世仲以香港記者身份組織“優天影粵劇團”赴澳演出，編寫以移風易俗為主題的節目，勸誡澳門人戒除抽大煙、少進賭場、婦女不纏足、反對嫖娼等，市民爭相觀看。黃世仲還撰寫《洪秀全演義》在報章連載（孫中山曾自稱“洪秀全第二”），又在劇團節目中穿插革命內容、增演時裝新戲，澳門各界稱該團為“志士班”。會員陳峰海等人則分別扮作推銷員、報販、小販，在港澳渡輪上以推銷成藥或食品作掩護，鼓吹民族革命，抨擊保皇思想，提倡民主自由。同盟會員潘才華在澳門創辦的培基學堂經常舉辦演說會，使之成為革命的講壇，香港同盟分會的主盟人謝英伯、廣東同盟會主盟人高劍父等逢星期六下午必來演講，並以組織郊遊會等形式與傾向革命的學生保持聯繫。

其後，同盟會澳門分會把機關從南灣街41號遷到白馬行街釣魚臺，並向澳葡當局申辦“濠鏡閱書報社”。此舉得到賭王盧九之三子盧怡若的支持，盧怡若以紳商身份出面申請，當即順利地獲得澳葡當局的批准。在濠鏡閱書報社舉行成立

大會的當天，同盟會員趙連城（女）向二三百名與會者作反清革命、提倡女權之演說，創澳門女子演說鼓吹反清之先河。同盟會員甚至成功地打入澳門最有名氣的子褒學塾，在女學生中發展了一批盟員。這家學塾原由康有為的入室弟子陳子褒創辦，此前一直是保皇派在澳門的大本營。

1911年3月黃花崗起義前夕，澳門總支部還派出楊殷前往廣州從事地下聯絡工作，負責運送武裝到革命據點。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楊殷秘密來往於澳門、香港、廣州、香山間，繼續負責與各處的地下機關進行聯絡，傳送情報，為址設澳門的同盟會南方總支部收集各地情報。

在孫中山的家鄉香山，縣內的矛盾已經極度激化。清政府對人民的剝削日趨嚴重，除正稅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壓得市民百姓喘不過氣來。各階層人士紛紛投入抗爭，搶米、抗糧、抗捐、抗稅事件彼伏此起。

1910年，香山縣設局抽收巫道僧尼捐。五月初一日，石岐的僧道關閉寺觀奮起抵制，並連日派人分赴各鄉籌議對策。初六晚八時，石岐眾僧道和同情他們的市民聚集起來動手拆毀抽收該項捐款的捐局。九時，該區巡警抵敵不住，派人向駐守石岐的清副將馬德新求援。馬德新立即率領巡防營護勇幾十人馳往鎮壓。忍無可忍的群眾紛紛拿起磚石給予還擊，一時亂石橫飛，馬德新被亂石擊傷面部和肩部，巡警張某也被磚石擲破頭顱，護勇慌忙鳴槍警告示威。群情愈發憤激，洶湧而上，連馬德新的坐轎也被砸爛了。晚上10時，市民一不做二不休，湧到承辦海防經費及甄捐的劣紳陳善餘的住宅，搗毀牆壁衝入屋內，將住宅內的傢俱全部砸爛，然後放火焚燒。深夜十二時，群眾趁勢衝到上基鹽倉，把鹽倉的食鹽全部搶光，再放火把鹽埠燒燬，次日上基一帶商店全都關門罷市。

這樣的形勢，十分有利於同盟會活動在香山的開展。早在1904年，劉思復、鄭彼岸等人已在香山縣城石岐鄭宗榮祠內設立演說社。他們以〈揚



香港興中會總部（乾亨行故址）

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為依據，聲淚俱下地聲討清軍當年的暴行。同年，鄭彼岸、劉思復、林君復等七人連袂東渡日本留學，先後加入孫中山發起組織的同盟會。

1905年，鄭彼岸等先後回國。林君復在他的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學堂”，劉思復在石岐開辦進德女校，鄭彼岸創辦“同仇女學堂”。按清朝規例，學堂要供奉孔子和皇帝牌位，但鄭彼岸、林君復不設牌位，改三跪九叩為鞠躬。鄭彼岸還在他創辦的同仇女學堂門口，掛出親筆書寫的對聯：“同胞同澤，仇滿仇洋。”自此，香山縣的同盟會員利用這些陣地，聯繫青年智識分子，暗中進行革命宣傳活動。

林君復（1879-1942），香山大涌安堂村人。曾入讀廣州格致書院；十九歲東渡日本，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與早稻田大學。那時正值19世紀初，當孫中山在東京向中國留學生演講、宣傳鼓動民主革命及聽取學生們對革命的見解時，林君



1895年重陽節起義時興中會的指揮機關（陸皓東被捕處）

復站起來對孫中山的講話公開表示支持。此舉給孫中山留下很深印象，不久即約他面談。在孫中山的鼓勵下，林君復加入了同盟會。

那時，林君復正好新婚不久，當孫中山把為革命籌款的任務交給他時，曾關切地問道：“你捨得家嗎？”他回答說：“就算惹上殺身之禍，滅族之災，也在所不惜，還顧得了家嗎！”他以需款留學為理由變賣部分家產，用以支援革命。他的哥哥知道此事後大為震驚，生怕弟弟惹上殺頭滅族之災。林君復不為哥哥的勸阻所動，毅然攜款再赴日本，還動員他在日本經商的岳父繆福培和其他華僑，籌得大筆款項，交給黃興、朱執信等作為革命經費之用。

1906年，林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從日本返澳門創設“仁聲劇社”，旨在宣傳發動群眾。他與林壽愷、張若屏三人各自變賣家產，共籌得兩萬銀圓經費，順利地把劇團辦了起來。離開日本前，林君復對孫中山說，組織上讓我赴澳門辦劇社的決定我服從，可惜我沒有辦劇社的經驗，也沒有戲劇才華，祇能瞧着辦。孫中山鼓勵他說：“你有的是勇氣和魄力，還愁有甚麼難得倒你的？”其後，劇社果然成功地排演了《血淚》、《金錢毒》等劇目，利用戲劇形式揭露清廷禍國殃民的罪行，一時間群情激昂。

鄭彼岸（1879-1975），香山濠頭村人，少年時代在家鄉被視為“神童”，在新思潮的影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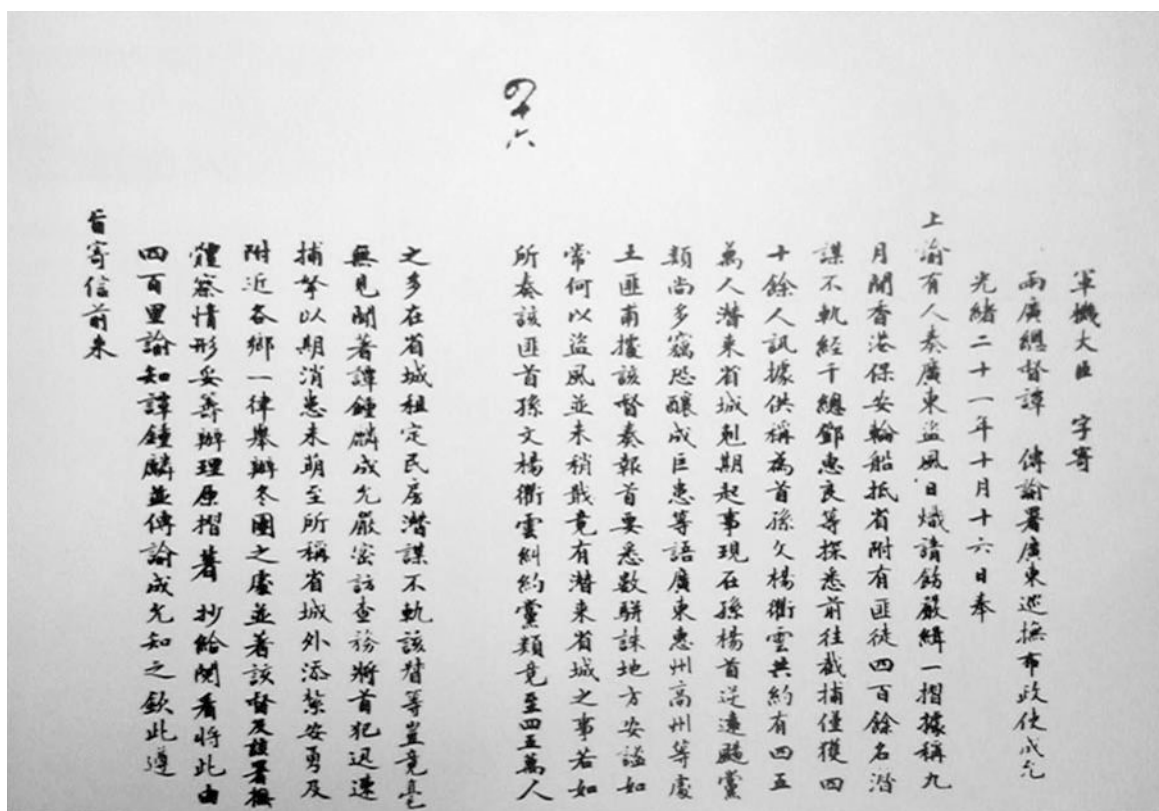
他決定放棄功名，赴日本留學，在日本認識孫中山並加入了同盟會。1906年，他與林君復等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從日本返回家鄉策劃香山起義。要發動起義，就須喚起民眾，為此，他先是與劉思復、李憐庵等人一起創辦香山閱報社（中山圖書館前身），再於1908年9月創辦《香山旬報》。《香山旬報》是一份以合法面目出現的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報紙，其鮮明的立場、中肯的評論、對地方時政的關注，在香山很快便擁有眾多讀者。

其時，中國尚在清廷統治下，所有報紙雜誌均以大清年號紀年，而《香山旬報》率先採用甲子紀年，表明了它在政治上的不妥協態度。

1910至1911年期間，鄭彼岸參加了劉思復等人秘密組織的“支那暗殺團”，密謀刺殺清廷的攝政王載灃於北京（因故未果），隨後與林君復一起奉孫中山之命在澳門協助籌組同盟會南方總支部。

劉思復（1884-1915），又名師復，香山石岐人，十五歲時曾應童子試並考中秀才，但隨後即摒棄科舉。1903年，他與堂兄創辦閱書報社，提倡改革，邑中青年回應者甚眾；1904年到日本留學，次年加入同盟會，並到橫濱向惠州人李植生學製炸藥。不久，根據孫中山指示，他與數十名留日粵籍學生先後回到廣東。他在家鄉香山創辦的女子學堂，開邑中女子教育的先河。

1907年，為了配合惠、潮兩地起義，劉思復赴廣州，密謀實施暗殺清廷軍政大員，途中不慎炸藥自爆，因而被捕，被押回香山監禁。《香山旬報》創刊時，他尚在獄中，卻不顧個人安危，執筆為創刊號寫下力逾千鈞的〈叙言〉。文中稱：“為欲令邦人士女，指拭真智，咸革舊染，興化厲俗，作我民氣，因以恢復自由，振大漢之天聲，發揚我邑人耿光，被於中土，乃勛免而作斯報。”其後，還在獄中用“寥士”為筆名，在



圖為廣州起義失敗後清廷發出的通輯令



〈1905年8月20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9月初，孫中山派馮自由、李自重前往香港、廣州、澳門開展工作，不久在澳門設立樂群書室作為活動據點。此圖為孫中山簽署的委任狀。〉

《香山旬報》上連續發表了〈民族與國土〉、〈立憲之裡面〉等系列論文。兩年後，劉思復被鄭彼岸等同志營救出獄，於1910年在香港與謝英伯、高劍父等革命黨人組織“支那暗殺團”，並受委託執筆起草暗殺團章程。

時任廣東水師提督的李準，曾親自指揮鎮壓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和新軍起義。1907年劉思復攜炸藥出門，目標就是此人。1911年8月13日上午，當李準的轎子抬到雙門底時，兩枚炸彈突然向他擲去，把他震得從轎內摔出，痛得在血泊裡哀號打滾。

1911年9月，四川保路風潮爆發，清廷害怕廣東出事，加派鐵腕人物鳳山前來鎮壓。風聲傳出，革命黨人已為他安排了“接風宴”，年僅十七歲的李沛基（徐慕蘭之子）就是執行人。

9月4日，鳳山剛下官船，八人抬的大轎還未來得及抬進官署，轎上的鳳山便被李沛基在前門街心炸飛上天，當場斃命。李沛基本人則安然離去。

清廷宣告退位後，劉思復等立刻解散“支那暗殺團”。這正好說明，暗殺團成員們其實都明白，暗殺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的非常手段，但在當時，它確實令清廷大員們心驚膽顫，起了強烈的震懾作用。

在林君復、鄭彼岸、劉思復等革命黨人的艱苦開拓下，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已在香山深入人心。孫中山的家鄉香山，已經成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就等着那從沉默中爆發的莊嚴一刻了。

在民主革命大潮中，香山湧現了不少傳奇式的英雄人物。男兒固是好男兒，婦女也是真豪傑，著名買辦、實業家徐潤的親侄女徐慕蘭（?-1922）和徐宗漢（1876-1944）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同盟會剛成立不久，徐慕蘭就帶着她的二妹佩瑤和小妹宗漢參加這個革命團體。在她影響下，小姑和家僕都隨她走上革命道路，長子李應生、三子李沛基還是黃花崗起義的敢死隊員。

徐慕蘭是名門大戶的少奶奶，清廷鷹犬怎麼也想不到她會是革命黨。因此，廣州起義的運輸、聯絡的重任總是落在她身上，她也總能順利地把任務完成。廣州起義失敗後，清廷雖覺得她有嫌疑，但礙於她的家庭背景，又沒拿到實據真憑，一時也無法奈何她。徐慕蘭在被監視的惡劣環境中，仍然想方設法為革命黨傳遞消息。廣東光復後，她馬上投身廣東女子北伐隊，還當了隊長。這支女子北伐隊作戰勇敢，屢立奇功，直到南北和議後才宣佈解散。

徐宗漢的丈夫李歧石是陳少白的好朋友，但因病早亡，祇遺下子女各一。1907年，在南洋檳榔嶼教書的二姐寫信給徐宗漢，希望她前往幫忙。徐宗漢於是隻身到了南洋，不久即參加了當地同盟會分會的活動。1908年秋，徐宗漢從南洋回國，在路過香港時，曾到《中國日報》社拜訪香港同盟會盟主馮自由，旋受委派，與高劍父、潘達微等回廣州組織廣州同盟會分會。她也做法姐姐，動員了大批親友加入同盟會。1909年同盟會籌備廣州新軍起義時，她在香港用縫紉機縫製了一百多面青天白日旗，親自與兩位同志一起，把旗和彈藥夾在行囊和被褥裡帶回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她又與孫中山、黃興等一起，積極策劃翌年再度舉行起義。

黃花崗起義時，徐宗漢與侄兒李沛基的任務是在香港製造炸藥並設法運到廣州。起義前夕，徐宗漢把機關遷回廣州，自己打扮成新娘，室內鑼鼓喧天，室外燒響鞭炮，以掩護革命黨人在室內裝配武器；隨後，以明辦嫁妝暗運武器的辦法把武器彈藥分發到敢死隊員手上。4月27日，黃興親率敢死隊進攻督署，不幸失敗，黃興右手中彈，傷二指，隻身逃到徐宗漢位於廣州河南的“新房”；又是她為黃興包紮、化裝，最後利用“新房”掩護，“新郎”換角，協助黃興逃離廣州並護送至香港。這次患難出真情，假夫妻終於成了真伴侶。

武昌起義首捷後，正在策劃廣州起義的南方革命統籌部要求各地迅速以行動回應。統籌部認

為，在廣東各地之中，香山的起義條件最成熟，決定本次起義就從香山發難。

統籌部的分析是有依據的。早在是年八、九月間，林君復、鄭彼岸、林警魂等已把香山起義計劃制訂得相當細密周詳。為在關鍵時刻為革命出力，遠在日本的中山籍同盟會員也紛紛趕回家鄉。

曾經擁有夏威夷“商界王子”美譽的澳門富商陳芳後人也為起義出過大力。陳芳之孫陳永安在其叔陳席儒、陳賡虞的支援下，不僅為起義提供大批經費，還為同盟會的活動提供了場地和種種便利。

當時，同盟會澳門總會的佈署如下：林君復、林警魂留澳門主持總機關，並負責起義經費的籌集；莫紀彭、何振、鄭仲超等人負責策動駐前山的新軍；鄭彼岸負責策反清政府在石岐城中的武裝（巡防營、遊擊隊、縣團練局、縣衙親兵）；鄭彼岸、鄭道實以及前清舉人高拱元、高西平父子負責爭取地方勢力；蕭楚碧、蕭世冰兄妹在石岐正熏街21-23號（今民生北路）蕭家大屋設立機關，作為同盟會的會址和秘藏軍火倉庫的地方。

為甚麼如此佈署？那是因為，林警魂是澳門同盟會主盟人林君復的從兄弟，與安堂鄉林少愉、林耀南、林仲達等地方勢力份屬同鄉，還認識不少港澳商人、海外華僑及各省的革命黨人，便於利用血緣和鄉誼關係向商人、華僑籌集革命經費；其餘人等皆彼此熟悉，其中林壽華為林君復之妹、黃文幹為黃文鐸之妹、蕭世冰（即十六姑）為新前山軍參謀何振的未婚妻、劉振群則是蕭叔鸞之妻。把女同志的作用看得如此重要，是因為他們早就佈下了一着讓女性“利用巧妙的偽裝”擔任押運武器裝備的棋子。在當年，民間是不許私藏軍火的，要取得武器，就必須從港澳進口。同盟會能夠想到的，清廷當然同樣能夠想到。事後查閱檔案得知，早在1911年4月8日黃花崗之役後，兩廣總督張鳴岐確曾在奏軍機處的電報中指出：“因廣東密邇港澳，易於偷運軍火，是以定在廣東起事。”包括前山新軍在內的



民國初年的中山縣政府

從水巷望蕭家大屋
香山起義時革命黨的軍火即存於此

駐香山清廷武裝，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嚴防武器從港澳偷運到縣裡來。

同年10月下旬，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向澳門同盟會發出了香山率先起事的指令。林君復、鄭彼岸等人遂決定於同年11月初在前山、小欖、石岐三地同時發動起義。

前山一役無疑是起義成功的關鍵。前山毗鄰澳門，自明代以來就是防範澳葡的海防要地。香山起義前夕，在這裡駐守的“新軍”共約三千人。前山新軍成立於1903年，曾接受廣東督練公所的正規訓練，武器精良，是廣東清軍引以為傲的勁旅。但是，清廷對這支“新軍”多少有點不放心，他們深知，這支隊伍中不少人曾經參加1909年的廣州新軍起義，因而把他們從廣州調防前山，由素稱強悍的副將馬德新坐鎮石岐遙控，再委派一名心腹作標統（團長）加以嚴管。在清廷看來，這原是一舉兩得、萬無一失的善策，然而，清廷到底還是失算了，其原因就在於低估了革命思想在軍隊中的傳播和影響。

其實，前山新軍中，營長任鶴年早已加入革命黨。同盟會澳門總部派到新軍策反的鄭仲超、何振等都是陸軍速成學校的畢業生，與前山新軍自標統以下乃至小隊長都是校友，一經接觸，很

快就找到共同語言。據同盟會會員譚人鳳事後回憶：前山新軍在聽到黃花崗起義的經過後，均“聞信憤慨，痛陳利害，堅持按期發動”。

從日本趕回的蘇默齋（蘇曼殊之兄）、劉希明、陳自覺等人，也以恭都小學堂（後改為鳳山小學）的學生身份作掩護，對新軍官兵進行串聯發動工作。

在他們的共同策反下，新軍軍官絕大部分轉向革命，於是清廷所倚重的新軍，實際上成了香山起義中推翻清朝統治的主力。

武器和彈藥補給是起義成功的保證。同盟會多方打探，檀香山和東南亞有購買軍火的門路，但需要大筆銀圓。經林警魂等人募集，經費漸有眉目。澳門社會各界尤為熱心，從富家子弟直到水上疍家，紛紛認捐解囊。據傳，有位名叫梁鏡清的漁民，當時曾經慨然說道：“吾等水上人家，受盡屈氣，非革命不可！”遂毅然加入同盟會。他聽說香山起義缺少購買軍火的經費，先後將自己的三艘漁船變賣，全部交給同盟會。他還曉以大義，力勸海盜梁義改邪歸正為革命効力。梁義悅服，遂參加同盟會，率部配合“香軍”活動，還把自己在澳門白鴿巢由義巷11號的寓所作為澳門同盟會人士開會和通訊的地點。

武器有了，然而此刻縣城石岐和縣中重鎮小欖正在清廷的嚴密控制之下，如何能把大批從檀香山和東南亞購回的軍火先運前山，再從前山分發石岐、小欖各地呢？

身兼同盟會澳門分會長盟主的謝英伯從趙連城（女、香山斗門赤坎人）的彙報中得知，趙連城曾在粵港渡輪上結識一位名為盛懷愉的管帶（艦長），幾番接觸後，盛懷愉向她表達了愛慕之意。

經趙連城的多番動員，盛懷愉終於同意利用他所指揮的“廣福”艦為同盟會的地下交通作掩護，將軍火秘密運到前山。盛懷愉其後也加入同盟會，並於辛亥廣州光復時正式易幟反正。

縣城石岐是起義後敵我雙方勢所必爭的戰略重地，佔領石岐，等於宣告清廷統治在香山的結束。因此，負責策反縣內武裝的鄭彼岸肩上的擔子絕對不輕。

當時，清廷佈署在石岐的武裝主要有巡防營、縣團練局、游擊隊和縣衙親兵，其中，又以副將馬德新從湖南老家帶來的幾百名親兵戰鬥力最強，由這些防勇嚴密把守的城廂，成了起義軍難以逾越的屏障。

此外，石岐還有一個團練局，主持人鄭雨初；游擊隊隊兵約八十人，隊長是清朝的武解元黃龍彰。此外，還有縣衙親兵大約三十人，由王作標率領。鄭、黃等人與鄭彼岸份屬鄉親，平日裡又與湖南籍的頂頭上司馬德各有或大或小的矛盾，因此，一經策反，香山縣團練主持鄭雨初、游擊隊長黃龍彰、縣衙親兵頭目王作標都宣誓參加了同盟會，還答應在起事之日反正。到後來，除馬德新親率的防勇外，城內所有武裝，實際上均已為同盟會所控制。用鄭彼岸本人在回憶錄中的話說，就是“未經運動的祇有縣知事覃壽堃和副將馬德新二人”。

鄭彼岸等人所做的工作並不止此。按鄭彼岸當時分析：“石岐對海的長州（即長洲）鄉，族大人多，地形上更為重要。過去便是隆都地方，村鄉最密，華僑甚多，富有民族思想，溪角劉姓、安堂姓、南方蕭姓，均是聚族而居、人口逾萬的

巨族。”“小欖方面，地方遼闊，綠林最多”，因而遣人分頭聯絡隆都各族姓團勇及小欖的李就（又名李成就）、伍順添二人“約期舉事”。

女同志則發揮了女性特有的勇敢和智慧。林壽華、蕭世冰、黃文幹、黃芙蓉、劉振群等把武器偽裝成嫁妝，避過關閘的檢查，從澳門運入了前山。

船抵石岐時，她們按照香山傳統的“哭嫁”習俗，一路上簫鼓齊鳴，轎裡轎外吵成一片，把沿途所遇的巡邏官兵全都吵懵了。

在夜色的掩護下，裝滿武器彈藥的花轎安然抬入石岐的蕭楚碧家（大蕭屋），部分轉移到大涌安堂的林君復家。

在計劃中，小欖也是發難地之一。小欖是香山北部的重鎮，素有反清傳統，“三合會”等民間幫會的勢力特別雄厚。1854年太平天國起義席捲全國時，這裡就曾爆發了一次持續一年的紅巾軍起義。

武昌起義取得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不滿清廷倒行逆施的小欖人。秀才出身的鄉紳何倍樵找到當地綠林豪傑李就、伍順添等人，連夜在小欖竹橋頭全記酒米舖秘密召開策劃起義的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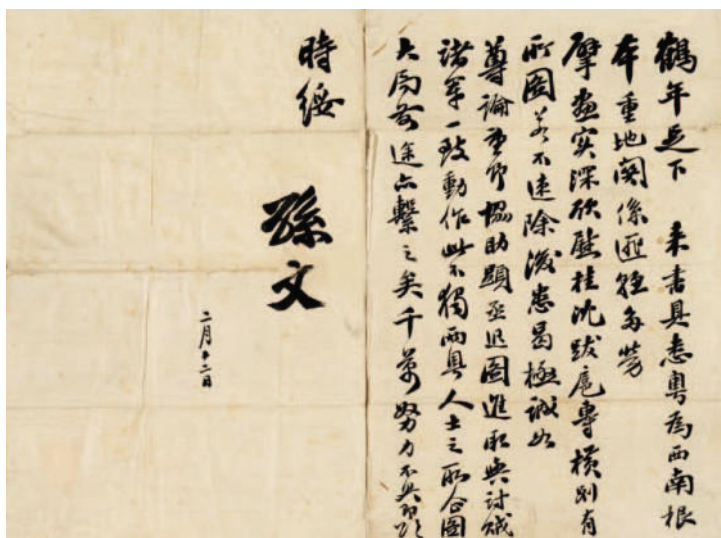
1895年孫中山發動廣州首義時，李就（1871-1949）已經參加了興中會。因此，當何倍樵提出希望他率眾起義時，他毫不猶豫一口就答應了。

形勢已“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了，但也須估計到，揭竿起事後，首要目標必然是縣城石岐；而石岐城高壕深，又有馬德新重兵把守，縱然攻入，也必造成重大傷亡。為此，他們想出了一條“調虎離山”之計。

1911年11月3日，小欖首先發難。其暴風驟雨之勢，嚇得當地官吏聞風逃竄，不多時，二百多鄉勇已經繳械投降，小欖全境落入民軍手中。

已故的小欖耆老李有年在〈續《欖屑》〉中這樣記載當年所發生的事情：

宣統三年辛亥九月十三日（按：即1911年11月3日）凌晨，突有稱大漢人佈告，張貼於大廟前慈恩廟門首，意謂清政治不良，亟宜



孫中山覆任鶴年涵原件



孫中山手繪的青天白日黨旗及說明

改革。及午後，即有民軍數十人，手攜炸彈，闖入欖局，局紳驚惶無措，衣不及穿，足不及履，急踰垣避。獨何紳（按：即何培樵）略有膽氣，不走，與談半晌，民軍遂懸革命旗於局門外。是時香山分司及右營都司兩署人員，聞風逃避一空。民軍便到兩署及各勇營，進行搜查，有械盡繳之，鄉勇雖眾，亦無敢與敵者。是夜民軍蜂擁而至，據羅涌口梁家祠（即恕齋，岱峰兩祠，倭劫時已毀拆）為大本營，各處要隘，均有守軍。鄉中遍豎革命軍旗幟矣，且屯重兵於員峰、沙口一帶，以備清兵來征。李茂才海觀，字少方，性憨直，猶以為天命未改，獨踞鄉落，焉能濟事？往梁家祠，將情理與民軍首領李就成爭辯，就成辱之，李不屈，赴海死。

由此可知，縱然身處風雲激盪的大時代，也還是會有極少數的遺老遺少是甘為封建王朝殉葬的。李有年老先生對李某的赴水而死顯然抱着褒揚之意。應該贊許的是，他畢竟以翔實的文字，為後人留下了關於這次起義的忠實記錄。

奪取政權後，小欖民軍隨即派人到處張貼“推倒滿清，有平米吃”的標語。時值米價飛漲，百姓苦不堪言，聽說有平米可吃，民心立即安定，全鎮舖店照常營業，所有店舖都掛出表示支持起義的白旗。

起義軍以羅涌口梁家祠作大本營，派兵在各交通要道和險要地點嚴加把守，準備迎擊前來征討的清軍。

獲悉小欖落入民軍之手，驚怒交集的馬德新果然中計。11月4日，他親率署防營百多人及黃龍彰部游擊隊八十人，乘着幾艘小火輪，急從石岐開赴小欖鎮壓。

何倍樵、李就等早在小欖沙口設下埋伏，馬德新兵船尚未靠岸，已遭義軍炮火猛轟，瞬間就擊沉了兵船二艘。更令馬德新大出意料的是：黃龍彰所率領的游擊隊剛到小欖，立即調轉槍頭。內外夾攻之下，馬德新頓時陷入絕境。經過幾個小時激戰，清軍共被打死打傷四五十人，馬德新好不容易才擺脫追兵，狼狽不堪地率殘部逃返石岐。李有年在文中記載說：“鄉人聞之，異常欣忭，燃炮竹竟夜，紙舖地面積尺許。”

次日，馬德新帶了幾名親信，從縣城悄悄溜走，北上省城求救，——香山起義的最大障礙一舉消除了。

幾乎與此同時，何振、黃顯庭、張志林等同盟會員也於11月5日從澳門潛入前山，藏匿在清廷眼皮下的新軍哨所裡。

11月6日，參加起義的新軍軍官在黃茅斜陳永安的祖居石室內召開秘密會議。傍晚，暗號發出，起義爆發，前山軍營遍插白旗（預先約定的起義標誌）。

在急驟的槍聲中，前山駐軍標統（團長）見勢不妙，急忙翻越前山城牆，拚命向澳門方向逃去，前山要塞宣告光復。前山新軍隨即推舉任鶴年為司令，何振為副司令，徵用一艘往返石岐、澳門的客輪為運輸工具，載着起義新軍星夜開赴石岐。

由於缺乏通訊手段，截至翌日清晨，石岐的鄭彼岸等人尚未接獲前山起義成功的消息。為此，林君復隻身從澳門兼程返回石岐，於11月7日在正熏街蕭宅召集緊急會議，決定即日起義。下午，隆都地區的團勇紛紛集結，溪角鄉由劉卓棠統率，龍聚環鄉由劉漢華統率，象角鄉由彭雄佳統率，豪吐鄉由高勝瑚統率，坎下鄉由梁守統率，港頭鄉由胡孔初統率，安堂鄉由林秀統率，申明亭鄉由楊落雲統率，南文鄉由蕭某統率，總數不下二三千人。其中，華僑劉卓棠所率民軍，

是九路人馬中最有實力的一支，計有數百人之多，他們浩浩蕩蕩沿西河路進發，直指石岐。按鄭彼岸回憶，“帶領各鄉團勇的人，有的是華僑，有的是學生，有的是綠林豪客”。這些人雖是臨時集合，又未經過訓練，然而革命熱情極高。各支隊伍在石岐龍王廟匯齊後分成兩隊：一隊由梁守帶領，由南門入城；一隊由鄭彼岸帶領，由西門入城。

當時，馬德新已離開石岐前往廣州求援，守城防勇無人主持，不敢抵抗。縣知事（縣官）覃壽堃原是湖北孝感縣進士，曾留學日本，到香山就任知事僅兩個月，見大勢已去，也不想抵抗。因此，除在南門及縣署各擊斃一名防勇外，起義民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當西門入城的民軍佔領縣衙後，王作標統率的親兵即宣佈反正。覃壽堃聽到外面人聲鼎沸，知道革命軍已經進城，急逃出縣衙，藏匿於鄉紳洪式文家中，但不久即被搜出，祇得降服，乖乖地交出印信，並戰戰兢兢地撰寫了〈申檄文〉，宣稱自己“懷抱民族主義，十年於茲，以事勢禁格之故，延誤至今，未有所展。如今交出印信，以為與清政府斷絕關係之證據”。自此，香山宣佈光復。

當晚，香山各界在獅子街高家祠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縣軍政部、財政部、民政部、招兵局、籌餉局和地方法院等機構，11月7日正式掛牌辦公。接着，臨時縣議會、臨時縣政府也成立了。名義上“仍以覃壽堃為臨時縣長”，利用他前縣知事身份，“召集石岐紳商各界組織籌餉局裕籌餉糈，為前方支援”。臨時縣政府當即張貼告示緝拿清軍頭目馬德新；又派人四出遍告民眾，號召民眾剪辮，與清朝決裂。

在新政府管治下，社會秩序迅速恢復。西門大街的振興商店店主原是同盟會員，早在起義爆發之前，便已秘密預製了一批同盟會的軍旗，見民軍入城，急把軍旗分發眾人。於是，石岐的大小商舖瞬間便掛滿了象徵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幟。

直到此刻，廣州城內依然平靜。驚聞香山失陷，兩廣總督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準急命兵艦“江

大號”開赴香山鎮壓。“江大號”開到岐江，發現兩岸早已重重佈防，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哪裡還敢登陸？雙方對峙到下午，前山後援兼程趕到。而在此時，廣州起義已經爆發，張鳴岐、李準急令清軍返回救援，“江大號”祇得夾着尾巴逃出了岐江。

香山縣城光復後的第三天，廣州光復的消息傳來。旁人或許會覺得，這一過程未免太過順利，但在同盟會南方統籌部看來，那卻是水到渠成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原來，早在1911年3月29日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南方統籌部已經把陳英士等先後派往長江流域，意圖開闢新的革命基地。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捷報傳來，黃興立刻出發前往主持大局。此後，湖南、江西接連宣佈獨立。為穩定人心，清廷兩廣總督張鳴岐也假惺惺地宣布廣東獨立。胡漢民等革命黨人豈肯買他的賬？他們向民衆大派傳單，公佈張之罪狀；又派朱執信等潛入內地發動民軍起義，進迫省城。身為廣東水師提督的李準，此時正與張鳴岐鬧矛盾，為求自保，況且也被革命黨人炸怕了，因而託其密友謝義謙到香港與革命黨人接觸，表示願意降服。張鳴岐接到上海密電“京陷帝崩”後，感到大勢已去，香山的輕易失陷更令他不寒而慄，百般無奈，祇得倉皇潛逃。於是，廣州迅速落入革命軍手中。



南京莫愁湖公園內的粵軍將士墓（攝於20世紀20年代）

廣東雖已宣告光復，然而，革命力量到底是相當薄弱的。為增強革命力量，廣東軍政府急電各路民軍，要求他們立刻開赴省城增援。於是，前山起義軍奉命與石岐、小欖民軍合編為“香軍”，在林君復、鄭彼岸的帶領下，由“香軍”司令任鶴年率領奔赴廣州，成為第一支進駐省城的民軍。根據李朗如、陸滿在〈辛亥革命時期廣東民軍概況〉一文的回憶，當時“林義順、任鶴年、劉世傑稱香字順軍，以林義順為司令，任鶴年、劉世傑、何振分任標統，約有官兵三千餘人”。香軍進駐廣州西關，紀律嚴明，對百姓秋毫無犯，“香軍”美譽在省城不翼而飛。莫紀彭在〈何振事略〉一文的回憶中稱，香山起義“不特廣東首義之師，且為東南各省義旗之冠”。事後，都督府委任鄭彼岸為光復後香山縣第一任縣長，鄭彼岸堅辭不受。

1911年11月底，漢陽失守，南京告急，民國臨時政府電請廣東軍政府出師馳援。為此，廣東方面組織了一支萬人北伐軍，北上保衛武昌起義革命成果。“香軍”隨即被編入北伐軍中，先後參加了宿州、徐州等重大戰役。



孫中山為粵軍烈士紀念碑題寫碑文

這期間，任鶴年被任命為北伐軍旅長，曾隨孫中山參加“二次革命”、討袁護法鬥爭乃至東征、北伐諸役，後於民國十六年獲授中將軍銜。1923年，當任鶴年奉命討伐桂系軍閥沈鴻英時，孫中山還給他寫過一封親筆信：

鶴年足下：來書具悉，粵為西南根本重地，關係匪輕，多勞擘劃，實深欣慰。桂沈跋扈專橫，別有所圖，若不速除，後患曷極。誠如尊論，望即協助顯丞，迅圖進取，與討賊諸軍一致動作，此不獨兩粵人士之所企圖，大局前途亦繫之矣。千萬努力，不具。即頌時綏。（落款是孫文）

孫中山存世來往信函雖多，但多由秘書代筆後他簽名發出的。這封一百多字的長信由他自己親筆書寫，是因為此信涉及作戰計劃，關係重大，也寄託着他對任鶴年的倚重和期望。

武昌起義、香山起義的接連成功，給身在澳門的愛國同胞以極大鼓舞，支持革命的氛圍在澳門迅速形成。同盟會所發起的穿華服、剪辮子倡議，得到澳門社會各界的普遍響應。在澳門的上層人士盧怡若、劉公裕、劉大同等的支持下，“澳門華服剪辮會”在澳門當時最大的戲院——清平大戲院裡召開，赴會人數逾千。同盟會員在大會上發表演說，已剪去辮髮的人穿着華服到會作示範，受感動而當場剪去辮子的就有百餘人。澳門各界人士還以鏡湖醫院名義向廣東軍政府捐輸數萬圓鉅款，緩解了廣東軍政府的財政困難。不少熱血的澳門青年報名參加廣東北伐軍，澳門籍的女同盟會員許劍魂、陳秉卿、梁國體、嚴淑姬、梁荃芳、梁雪君等加入廣東女子北伐附隊隨軍出發。

從歐洲啟程回國的孫中山，於12月21日途經香港。他在船上聽了林君復、鄭彼岸報告香山起義經過後，甚感欣慰。其後，孫中山經上海抵達南京，1912年元旦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其後，革命形勢幾經反覆。帝國主義列強公開支持袁世凱，南京政府內部也施加壓力，要求孫中山讓位。為顧全大局，逼迫清帝退位，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袁世凱當上總統後，不久即復辟帝制，反過來鎮壓革命黨人。在此期間，他的爪牙龍濟光曾一度佔領廣東。作為革命策源地的廣東，頓時陷於白色恐怖之中。

1913年9月，孫中山在日本重組中華革命黨。1914年秋，奉中華革命黨之命，曾經參與1911年香山起義的林警魂組織了一支近千人的“反袁討龍”部隊，準備在香山縣八區舉行武裝起義，但沒能成功。

香山人沒有氣餒，香山報界天天刊出討伐龍濟光的檄文。龍濟光惱羞成怒，下令將《香山旬報》記者、編輯李銳進、劉善餘、黃冷觀、劉誦芬、毛仲瑩等逮捕解省。毛仲瑩大罵審員，被害於越秀山下。

林警魂也沒有被強敵嚇倒。1916年4月，他再次以二區護沙隊為骨幹，加上駐香山的三艘護沙艦，分水陸兩路進攻縣城。

9日晨，香山討龍戰事爆發。敵人負隅頑抗，民軍遭受很大損失，被迫撤退，此役共有楊藻雲、楊桂、劉草堂、劉拱星等二十六位將士犧牲。石岐西山上的“中山縣殉國烈士紀念碑”就是華僑集資於1927年為紀念此役而興建的。

4月下旬，中華革命黨機關部派員經澳門進入香山，策動香山駐軍反正。與時同時，林警魂再率民軍進逼石岐，迫使守城的納順洪旅撤出。香山縣革命政權再度建立。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可歌可泣的香山起義，就是孫中山此一著名論斷的歷史見證。

[本文插圖除了草堆街80號照片由作者現場拍攝、孫中山覆任鶴年函原件照片為任鶴年家屬珍藏之外，其它插圖均為中山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館藏照片。]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時（一九一二年四月）照片

